

余勉_著



新通桥之恋

The Love Of Xintong Bridge

姐姐像一缕丝绸一样飘在忧郁的黑暗中。姐姐的哀求很白。泪光中你看到了从她眼中溢出的牵牛花。那花连着长长的茎，一点一点地，把你缠死……

The Love Of Xintong Bridge

新通桥之恋

余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通桥之恋 / 余勉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 10

ISBN 978-7-5354-7470-4

I. ①新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5362号

责任编辑: 何性松
封面设计: 依恒

责任校对: 陈琪
责任印制: 左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8.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55千字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红粉记 / 3
焚 / 13
女女时代 / 27
青蛇记 / 43
新通桥之恋 / 61
刺 客 / 125
金簪记 / 151
如梦令 / 205
浮生记 / 241



午夜之暗

发冷的眼泪

浸泡

胭脂、粉

这是生命的福尔马林吗？

像餐桌上的苹果，保鲜期

有二十几年？

你取下甲冑

赤手与内心搏斗

打开酒精之门

疯狂的痉挛

戴着假睫毛

那星星，像谁眨着眼睛？

穿过梦、吊环与平衡木

脚尖踮起

倾斜的姿势

你倒下

任一只手捡起散落的花

插进颓废的花瓶

这没有什么

咬着牙

你撕破睡衣

在午夜睡成基督

让床背着你走过痛苦

红粉记

1

姐姐像一缕丝绸一样飘在忧郁的黑暗中。姐姐的哀求很白。泪光中你看到了从她眼中溢出的牵牛花。那花连着长长的茎，一点一点地，把你缠死。

你点头了。也许是下意识的，也许不是。总之你点头了，泪盈盈的。

姐姐比你大 11 岁，都 32 岁了。姐姐是世上你唯一的亲人，与你风雨相伴了 20 多年。

姐姐从来就没有求过你。今天她求了，说话时断断续续，充满了停顿。

姐姐说那话时很慌，眼直直地看着你。那种犹豫，那种无助，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姐姐的鱼尾纹里匿藏了许多苦衷。你一抬眼它们就全流出来了，红的粉的黑的，苦的酸

的辣的……

你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崭新的，那子宫，那乳房，你从来就没有意识到，姐姐看见别人孩子时的目光。姐姐是残缺的，在她身体内部，切了半个子宫。

子宫是胎儿的家。你很小就没有了家。有家的时候，你就有了一个姐夫。他对你们都很好。那时你还很小，扎着羊角辫，在读初中。

后来，你上大学去了。只有一次，你发现姐姐老了，那鱼尾纹细细密密地网着她的丹凤眼。你想哭，但被姐夫发现了。姐夫说青青你怎么了。姐夫依然很年轻，身强力壮的，从业务员一直升到了区域总经理。

姐夫也想要一个孩子。他们一起去过很多医院，但毫无结果。姐夫想到孤儿院收养一个，但姐姐不知为什么不肯。

姐姐向你说出那句话时，你的脸很白，然后就红了。姐姐说明天就是国庆节了，如果你同意，我就去云南了。

姐姐的忧伤，在体内淤积着，你能看得出。你看得出她的身子很轻，轻得像一片剪纸，窗帘一动，就被风刮走了。

你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地看着镜子中那个你，当你看到第21次时，你莫名地哭了。你的声音很大，几乎吓住了姐夫。

你没有开门，敲门声停了以后，又响了起来。

寂静，像停止开放的花儿，失去了芳香，像你手中的拉线木偶，断了线。

光线在西移，在模糊，一圈一圈地让你陷入黑暗。

乱。扯开线头的线团。猫爪。

一种声响割断了一切。红色的女人之星，短信：旗袍就

在衣橱的最里边，我只在结婚的时候穿过一次，你姐夫喜欢。

水很凉。你开始洗自己了，一点一点地洗，像小时候和姐姐一起洗萝卜，只为了斤赚上一毛钱。姐姐的手那一年都冻肿了。姐姐说什么也不让你洗。

你又哭了，很细的声音，像莲蓬里的水流，漫过你的双乳。

其实，姐夫没有什么不好的，除了因为他是姐夫，除了因为姐姐，姐姐那忧伤的、暗淡的、饱含泪水的眼睛。

你知道姐姐信任你，就像信任她自己，但你信任自己吗？这荒唐的、有悖于道德的请求，你怎么就默许了？

你很小的时候，就喜欢姐夫那宽宽的肩，那有力的臂膀。你没有过父爱。所有的补给像潜流，它滋养你时，你不知道爱。你认为那是自然的，应该的。

爱是复杂的，是沼泽也是天堂。

夜最浓的时候，你终于盛开了，像滴血的玫瑰，妖娆，怒放。

一尊泥塑，一尊一触即倒的泥塑，呆呆的、愣愣的……

是你姐……你没有让他说完。你摸他的脸。他的脸开始很凉，后来就热了。

你也热了，沸腾了。身体内的岩浆，在不停地寻找着出口。

他解你旗袍扣子的手很急。你平躺着。你只能看到他的脸，他银灰色的面颊，他漆黑的如夜的头发……

2

我叫青青，叶青青；我姐叫兰兰，叶兰兰；我姐夫叫浩然，刘浩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家人，后来是了，但现

在又不是了。我感觉我是一个害虫。我把自己从那个家里剔除出来了。

我只身来到上海已经有两年多了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我的姐姐和姐夫。

我不喜欢这种突然消失的方式，因为它有点像人间蒸发，但我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心魔，像摆脱深渊一样摆脱那一切。

萨特说他人即地狱。我想我自己更是。

我不恨姐姐。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了，好久意味着忘记，一切化为乌有。

我没有怀孕。直到现在，我还像一片柳叶一样青青，是的，叶青青。站在镜子前，我喊着自己的名字，我的身体，还像这个名字一样芬芳。

姐姐也许老多了。老，不光是身体上的，还有内心，但都与我无关了。无关了，我为什么还会想起那一切？

姐姐在云南呆了一个月。姐姐回来时，整个人都变了，瘦瘦的，黑黑的。阳光太充足了，但姐姐似乎感觉不到暖。

姐夫很拘谨，我也是，拘谨得像在别人家，总像有摄像头在背后。

如履薄冰，其实没有冰可履。姐姐说，她在云南的那段日子常做噩梦，梦到老家的后院失火了。

我明白姐姐的心思。我该冷却了，我也是冷却了，但我怎能冷却姐夫那滚烫的泪？

姐姐冷冷地看着我们，像一个局外人。姐姐把我的内衣叠好了，一件一件地放回了我的房间里。

一切都醒了，像梦一样。但为何我还能时常感到姐夫的

手，缠在我的发丝里……

我害怕爱。爱是沼泽。我已沉浸其间，不能自拔。

在一个潮湿的下午，我独自离开的时候，没有哭。许多樊篱是人自己设的，包括法律、道德、欲望和希望，以及荣辱。

在陌生的城市里，每个女人都有一千张面孔，我也有。我变换时，只用了几种不同的唇膏和眼影。

上海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城市，到处都洋溢着浮光掠影的美，就像我身上的桃红丝绒旗袍。没人认识我——本质的我，你所认识的只是叶青青，一个游走在绚丽夜色中孤独的艳影。
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色狼当秘书，我打了他，我就失业了；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女招待，穿着迷你裙，在一个小酒吧里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，后来，我飞累了，就不想飞了。我渐渐地发现我应该做什么工作了，因为我发现，我也很美。

美是商业的，在城市，有许多罂粟都用力巧妙地活在阳光下。

在喝醉的时候，你想变成罂粟；在酒醒后，你又怎么收敛成一朵爬不上墙头的红杏？其实，你还算不上红杏，姐夫只不过是你的第一次……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总是在深夜，月亮孤单地亮着，像一盏熬夜的灯。

我不想记得这一切。我只想忘记。

忘记一些东西，也是痛苦的，犹如记得。

3

叶青青有些疲惫，疲惫的时候，她就想起了搁在冰箱最上层里的针头。

她第一次用它时有些恐惧。后来，她就习以为常了，就像除了姐夫以外的第一个男人。她染上吗啡前只是好奇，染上后就成一种必需。

她也曾感到过痛苦，但有许多事情是把握不定的，就像生活，就像每月的经期。也许痛苦就是鱼光滑的脊背，稍微疏忽一下就被麻木肢解了。她又拿起了针头，吗啡，吗啡，亲爱的吗啡。

或许，她从来就不感到痛苦。在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之间，她有的是悸动、欢笑和颤抖。她想象着每一个男人都她是她的姐夫，那么轻地吻她，那么急地解她旗袍的扣子……

事实上，很多男人不吻她，不脱她的衣服，就进入了。她很无趣的时候，就拼命地叫。她知道，男人都一样，你一叫他就很快没有了。

在冗长的、幽暗的夜里，她偶尔还能想到姐姐，想到姐姐带着她，在水渠上赤着脚，一直向前走着。水很凉。那是个春天，油菜花开了一地，黄灿灿的，有许多蜜蜂……

第一次发现那个地方很痒时，那个趴在她身上的蜜蜂早就累了。她知道那不是那种痒，那种痒与这只蜜蜂无关。那种痒不管和哪个蜜蜂有关，但一定要去医院看看了。她躺在浴缸里这么想的时候，许多梅毒螺旋体正在她的那个地方里笑：空荡荡的，怎么像个旧货市场？

她喜欢针头，但不是用作输液。输液的时候，怎么就感到疼了呢？她的手臂上有许多细细的小孔。她一个人临街躺着，小诊所，她能看到外面有许多车，来来往往的，像儿时玩的游戏。

她恍恍惚惚开始做梦了。她梦到了花，梦到了云，梦到

了一面幽暗的镜子。镜子里她的头发落完了，她手扶着墙，牙齿也掉光了。她很恐惧，她怎么也打不烂那面镜子。她看到镜子里面的桌子上摆满了针头，她吞下了一个后，接着又一个，她吞下最后一个时，她想到了姐姐，想到了繁杂无序的往事，而这一切刹那又像后退的流云一样，浓缩到了她最后的一滴眼泪里。



繁 漪

我在自己的空虚中，与自己
对弈。我吞下昼夜，
如同服下白加黑。我对生活，
永远保持着一种，厌倦的敬意。

我害怕孤独，而孤独总会如期
而至。它扰乱我，不给我
幸福，也不给我平静，我想把它
删除，而它却像病毒一样可恶。

在封闭的日子里，我再也不想
掀起，我灵魂的一角，
在护城河烂漫的桃花里，
我无限伤感，让影子缺席。

我叠起我自己，在很春天的
春天里，我感到了落叶飘零，
和内心的秋季，过于悲哀
真的是一种心疾？

也许还有梦，漏出肉体的裂缝，
但我害怕，害怕，镜子里的幻觉，
烟与酒，枕头的合谋
被一个夜晚掐灭的无数次心动……

焚

井然有序的周公馆内，一切静悄悄的……

繁 漪

雕花的铁艺栅栏。影子。墙。

午后的阳光又斜斜地照了进来。我坐在阳台的阴影中，望着远处湖水一样的天空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湿润。园子里的树木斑斑澜澜的，有些发黄了，在感觉中好像是秋天了，然而，秋天怎么会这么快地来临？秋天里没有蝉，和蝉持久的鸣。

我有好几天没有下楼了。下，这个动词，意味着什么？空荡荡的走廊里，还会有谁的身影？

一切都落满了灰尘。这楼梯，这地板，这寂寞的下午，和我的泪。